

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的“半反语言”再符号化机制研究——以《咬文嚼字》2020-2025 年度流行语为例

李坤梅¹ 魏玉莹²

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以《咬文嚼字》2020-2025 年度流行语为例，基于社会符号学理论，结合“反语言”相关研究视角，探析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机制，重点剖析其符号解构、重构与主流化的路径，揭示技术赋能、群体诉求与文化语境在再符号化过程中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呈现“表层形式解构—中层语义重构—深层价值融合”的三阶特征；且数智时代的“半反语言”显著弱化了“反抗性”，强化了与主流语言的“兼容性”，其再符号化过程的核心并非“反抗主流话语”，而是“与主流话语融合共生”。本文通过梳理流行语的再符号化规律，为理解数智时代网络语言的演变逻辑、引导网络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再符号化；《咬文嚼字》

- 1 李坤梅，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教学研究。邮箱：likm1@nfu.edu.cn。本文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四五”规划“阅读与教师发展”专项课题“从读者到创作者：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英语儿童文学教学转型与创新实践（项目编号：中陶会 202513108GD）的阶段成果。
- 2 魏玉莹，广州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文学研究，教学研究。邮箱：3046457825@qq.com



A Study on the Resemiotization Mechanism of “Semi-Anti-Language” in Internet Subculture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Taking the Internet Buzzwords of *Yaowen Jiaozi* (2020—2025) as Examples

Kunmei Li¹ Yuying Wei²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anfang College • Guangzhou

【 Abstract 】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theory of social semiotics and “anti-language” to explore the resemiotization mechanism of “semi-anti-language” in internet subculture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by taking the Internet buzzwords from *Yaowen Jiaozi* (2020—2025)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esemiotization mechanism of “semi-anti-language” in its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mainstreaming process and reveal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group demands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resemiot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emiotization of “semi-anti-language” presents a three-stage operation mode: surface form deconstruction—middle-level semantic reconstruction—deep-level value integration, and that the “semi-anti-language”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its own “resistance” and strengthened its “compatibility” with mainstream discourse, therefore the core of the resemiotization process is not “resisting” but “integrating and coexisting”. By sorting out the laws of resemiotization of internet buzzword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as well a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logic of internet language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 Keywords 】 Digital-Intelligent Era; Internet Subculture; Semi-Anti-Language; Resemiotization; *Yaowen Jiaozi*

- 1 Kunmei Li. Nanfang College • Guangzhou, Research Interests: linguistic studies, discourse analysis, pedagogical research. Email: likml@nfc.edu.cn. This paper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special research project “Reading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und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the Chinese Tao Xingzhi Research Association, titled “From Readers to Creators: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Teaching Engl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I” (Project No.: ZTXH202513108GD).
- 2 Yuying Wei. Nanfang College • Guangzhou, Research interests: literary studies, pedagogical research. Email: 3046457825@qq.com

引言

数智时代是指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智技术为支撑，实现“数据智能化、智能场景化”的新型时代形态，其核心是数智技术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彰显数据智能、数智化、数智技术与数字智商的多重内涵（王秉，2023）。数智技术作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有机融合，不仅重构了信息传播的方式，更重塑了文化生产与话语表达的逻辑，为网络亚文化的兴起与“半反语言”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半反语言作为反语言的温和形态（Eble, 1996），多存在于青年亚文化群体中，而数智时代的网络空间打破了地域、身份的界限，青年群体得以依托各类数字平台实现话语创作与传播，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场景，不仅契合半反语言的生成逻辑，更推动其完成快速迭代与再符号化过程，这与 O'Halloran 等学者（2016）所探讨的多模态视角下再符号化理论的核心观点相呼应，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符号学视角下边缘话语的研究维度。

《咬文嚼字》作为国内权威的语言文化期刊，自 2008 年起每年发布年度流行语，其筛选标准兼顾“语言创新性、社会影响力、文化内涵”，所收录的流行语不仅是年度社会热点的缩影，更是网络亚文化话语向主流话语渗透的重要载体。2020 年是数智技术全面渗透社会各领域的关键节点（王秉，2023），此后数智化进程持续深化。2020-2025 年间，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流行语的生成、传播与演变呈现出新特征，从 2020 年的“内卷”“打工人”，到 2025 年的“韧性”“具身智能”，这些流行语均源于网络亚文化场景，经过再符号化过程，逐渐突破亚文化圈层，成为全民通用的话语表达。

数智时代的网络空间打破了地域、身份的界限，青年群体得以依托各类数字平台实现“半反语言”的话语创作与传播，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场景，不仅契合半反语言的生成逻辑，更推动其完成快速迭代与再符号化过程（Eble, 1996; O'Halloran et al., 2016）。现有研究中，关于网络流行语及边缘话语的研究多聚焦于传播机制与文化表达，较少将反语言（含半反语言）与再符号化理论相结合；国内研究虽引入了反语言理论，但尚未充分结合数智时代的技术背景，探讨“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过程及其社会符号意义。基于此，本研究结合社会符号学视角，探究数智时代“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现象，帮助人们理解数智时代网络语言的演变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1.1 反语言与社会符号学理论

反语言理论由 Halliday（1976）首次提出，其将反语言界定为边缘群体为建构身份认



同、表达反抗诉求而创造的话语变体，核心是通过话语重构实现与主流秩序的区隔。丁建新（2010，2013）将反语言理论引入国内，与中国语境结合，提出“边缘话语”概念，并进一步阐释反语言具有寄生性和隐喻性的核心特征，认为其是边缘群体“重构意义、建立边界”，实现身份区隔与诉求表达的重要话语载体。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反语言呈现出新型衍生形态——即“半反语言”，既延续了传统反语言的“边缘性”核心特质，又突破了传统反语言的彻底颠覆性，呈现出鲜明的“兼容性”特征（Eble, 1996）。本文结合反语言理论与数智时代的话语传播特征，将“半反语言”界定为：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群体以主流语言为根基，通过谐音、缩写、隐喻、语义重构等话语策略，创造的一种“既偏离主流语言规范、又依托主流语义体系”的话语变体。

“半反语言”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半反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打破主流语言的语法规则与语义规范，延续了反语言的边缘性与反抗性，成为网络亚文化群体与主流群体实现身份区隔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保留了语言基本的交际功能，但又未脱离主流语言的语义根基，且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与传播性，与传统反语言的彻底颠覆性形成显著区别（丁建新，2010，2013）。在数智时代的网络传播场景中，网络流行语是“半反语言”的典型载体，如《咬文嚼字》历年收录的“内卷”“躺平”“显眼包”等流行语，均体现了“半反语言”的核心特征：既是对主流话语的适度偏离，又是对主流语义的延伸与重构。数智时代的“半反语言”延续了反语言“身份区隔、意义重构”的核心功能，但显著弱化了传统反语言的对抗性与颠覆性，强化了与主流话语的兼容性，因此其再符号化过程本质上是边缘话语与主流话语相互博弈、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

社会符号学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核心理论基础，其核心观点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的意义并非源于语言自身，而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Halliday, 1978）。胡壮麟（2015）在《社会符号学》中进一步阐释，社会符号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符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符号的意义生成与演变始终受社会语境的制约。社会符号学强调，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受社会环境、群体诉求、传播媒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符号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内涵与功能价值（Hodge & Kress, 1988）。这一理论为本文探析“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半反语言”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符号，其再符号化过程本质上是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动态重构过程，数智技术的赋能、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诉求表达、主流文化语境的引导，共同推动了这一重构过程的实现；而《咬文嚼字》对网络流行语的收录与推广，进一步加速了“半反语言”符号意义的主流化重构，成为边缘话语与主流话语融合的重要媒介。



1.2 再符号化理论

再符号化理论源于符号学的“意义重构”核心思想，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索绪尔符号学中的“能指-所指”理论，索绪尔提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为再符号化理论中“意义重构”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基础支撑（高凯译，2003）。再符号化理论的核心内涵是“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其意义不断被解构与重构，形成新的符号形态与价值内涵”（Iedema, 2003）。具体而言，再符号化是指通过语言、图像、视频等不同符号载体的转换与重组，实现意义的传递、解构与重构，进而推动文化交流与意义创新的动态过程（O'Halloran et al., 2016）。结合数智时代的传播特征，“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呈现出“多维度、快节奏、广覆盖”的鲜明特点，其再符号化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能指）的重构，更是语义内涵与价值取向（所指）的深度重构，是网络亚文化符号向主流文化符号渗透、融合的核心路径。

基于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与 Iedema 的再符号化理论，结合数智时代“半反语言”的传播实践，本文将再符号化界定为：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受数智技术、文化语境、群体诉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其能指（语言形式）与所指（语义内涵）的对应关系发生动态重构，进而形成新的意义内涵、功能价值与传播形态的过程。数智时代“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特指网络亚文化圈层中的话语符号（即网络流行语），从亚文化圈层向主流社会圈层传播过程中，其语言形式、语义内涵、价值取向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最终实现从“亚文化符号”向“全民符号”的转变，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符号意义的动态演变与主流化融合过程，与 O'Halloran 等学者（2016）所探讨的多模态视角下再符号化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

1.3 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边缘话语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已覆盖儿童话语（丁建新，2007，2018）、网络语言（李战子、庞超伟，2010；胡勇，2014）、同性恋话语（王晴峰，2014）、粉丝话语（朱黎黎，2021）、方言（李佳美，2019）等众多领域，但对网络亚文化中的“半反语言”研究还较少；再符号化的研究多应用于广告、影视等领域，与网络流行语结合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路怡佳（2025）等研究其情感传播与社会心理效应，但未结合反语言理论进行深度分析；李巨星（2025）、李坤梅等（2025）探究流行语的生成机制与表达逻辑，但却都未进一步涉及再符号化的具体机制。总之，现有研究中，以年度流行语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半反语言”再符号化机制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填补研究空白。

二、《咬文嚼字》2020-2025 年度流行语的整体特征与样本筛选

2.1 《咬文嚼字》2020-2025 年度流行语的整体特征

《咬文嚼字》在 2020-2025 年度共评选出 60 个年度流行语。作为国内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其年度流行语的评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公信力，能够精准折射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与话语传播特征（郑智斌、吕梁百慧，2025）。通过梳理与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 60 个流行语整体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从来源上来看，流行语以网络亚文化场景为核心载体，凸显青年群体的话语主导性。经统计，60 个流行语中，有 42 个源于网络亚文化场景，涵盖社交平台、短视频、网络游戏等多元网络空间，占比达 80%（具体见下表 1）。

表 1 《咬文嚼字》2020-2025 年年度流行语来源统计

年份	源于网络亚文化场景	源于主流文化场景	总数
2020	8 个（逆行者；飒；后浪；神兽；直播带货；打工人；内卷；凡尔赛文学）	2 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双循环）	10 个
2021	5 个（野性消费；破防；鸡娃；躺平；元宇宙）	5 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康；赶考；双减；碳达峰，碳中和）	10 个
2022	7 个（大白；烟火气；天花板；拿捏、雪糕刺客；精神内耗；沉浸式）	3 个（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式现代化；新赛道）	10 个
2023	8 个（双向奔赴；村超；显眼包；搭子；特种兵式旅游；多巴胺 XXX；情绪价值；质疑 XX，理解 XX，成为 XX）	2 个（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大模型）	10 个
2024	6 个（city 不 city；硬控；水灵灵地 XXX；班味；松弛感；小孩哥 / 小孩姐）	4 个（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银发力量）	10 个
2025	8 个（苏超；赛博对账；数字游民；谷子；预制 XX；活人感；XX 基础，XX 不基础；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2 个（韧性、具身智能）	10 个
合计	42 个	18 个	60 个

上表中，“内卷”“躺平”“显眼包”“搭子”等典型流行语，均发源于青年群体的网络话语实践，是数智时代“半反语言”的典型具象化表达，既体现了青年群体的话语创造力，也承载着其价值诉求与情绪表达，成为青年群体建构身份认同、释放生活压力的重要话语工具（骆正林，2025）。

第二,从语言形式上看,流行语整体呈现简洁灵活的语言特质,凸显鲜明的“半反性”特征。数智时代的传播场景对语言表达提出了“高效、便捷”的需求,受此影响,这60个流行语在语言形式上多采用谐音/缩写、隐喻、语义重构等话语策略,适度打破主流语言的语法与语义规范。例如,“city不city”采用中英夹杂形式,契合网络交流“高效快捷新颖”的需求;“雪糕刺客”“职场搭子”采用隐喻形式,通过语义联想实现意义传递。这类流行语既偏离主流语言规范,又未脱离主流语义根基,完美契合“半反语言”“既反抗又兼容”的核心特征;同时,其语言形式简洁凝练、易于记忆,精准适配数智时代“即时传播、快速阅读”的传播需求,为其在网络空间的快速扩散提供了基础条件(王雅君,2025)。

第三,从语义演变来看,多数流行语起源于亚文化圈层,在传播过程中经历完整的再符号化过程,逐步渗透到主流话语体系,实现语义内涵的丰富与延伸(O'Halloran et al., 2016)。以“内卷”为例,该词汇最初源于学术圈亚文化话语,指代“过度竞争”的学术现象,经过网络传播中的再符号化重构,逐渐演变为全民热议的社会话题,语义内涵延伸至教育、职场、生活等多个领域,成为反映社会竞争心态的核心话语符号(李彪,2025)。同时,部分流行语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主流媒体的传播与规范,其“反语言”的对抗性特征逐渐弱化,实现与主流语言体系的深度融合,成为主流话语的补充与延伸(郑智斌、吕梁百慧,2025),这也印证了再符号化理论中“意义重构与主流化融合”的核心观点(Iedema, 2003)。

2.2 “半反语言”样本筛选

为确保样本筛选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本研究结合数智时代网络话语的传播特征以及前面关于“半反语言”的核心界定,即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群体基于主流语言,通过谐音、缩写、隐喻、重构等方式创造的“既偏离主流规范、又依托主流语义”的话语变体,制定了以下“半反语言”样本筛选标准:

1. 样本来源:源于网络亚文化场景,能够反映网络亚文化的话语特征与网络使用群体的诉求表达;
2. 样本形式:语言形式偏离主流语言书写与表达规范,采用谐音、拼音缩写、英文缩写、隐喻、语义重构等典型“半反”表达形式;
3. 语义演变:具有明确的语义内涵与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能够从亚文化圈层逐步渗透至主流话语圈层,实现跨圈层传播;

基于上述筛选标准,研究人员从《咬文嚼字》2020—2025年度发布的60个流行语中,筛选出30个具有典型“半反语言”属性的样本,然后结合样本的再符号化路径与核心特征,将这些样本划分为谐音/缩写类、隐喻/比喻类、重构/创新类三大类别,具体分类详

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咬文嚼字》2020-2025 “半反语言” 样本表

类别	核心特征	样本	再符号化路径
谐音 / 缩写类	偏离主流语言书写规范，语义依托主流语言	2020-2023：无 2024 年：city 不 city 2025 年：无 递补辅助样本：yyds; emo	形式简化，语义泛化，快速向主流圈层渗透
隐喻 / 比喻类	以具体事物隐喻抽象概念，打破主流语义表达	2020 年：神兽；逆行者 2021 年：躺平；破防 2022 年：大白；烟火气；雪糕刺客 2023 年：显眼包；搭子 2024 年：班味；松弛感 2025 年：谷子；数字游民	语义深化，从亚文化情感表达向主流社会心态映射
重构 / 创新类	通过语义重构或句式创新，形成新的表达形式	2020 年：内卷；凡尔赛文学 2021 年：鸡娃；野性消费 2022 年：拿捏；沉浸式；精神内耗 2023 年：质疑 XX，理解 XX，成为 XX；多巴胺 XX 2024 年：水灵灵地 XX；小孩哥 / 小孩姐 2025 年：赛博对账；xx 基础，xx 不基础；预制 xx	价值融合，与主流文化理念结合，实现主流化传播

说明：2025 年度未出现进入前十的谐音 / 缩写类典型流行语，为确保样本的全面性与代表性，结合数智时代网络语言的传播特征与“半反语言”属性，补充同期网络热议且符合筛选标准的“yyds”“emo”作为辅助样本；所有核心样本均来自《咬文嚼字》年度官方发布名单，辅助样本来自同期主流网络平台热议话语及学术研究收录案例（李巨星等，2025）。

2.3 “半反语言” 样本的共性特征

在对筛选出的 30 个典型样本（含 2 个辅助样本）（具体见上表 2）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深度分析后，结合再符号化理论（Iedema, 2003）与“半反语言”核心内涵（丁建新，

2010, 2013), 本研究发现具有“半反语言”属性的网络流行语在语义、形式、传播三个方面呈现如下共性特征:

其一, 来源方面, 均源于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现实生存诉求与情绪表达, 与数智时代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高度契合。这类流行语的语义内核紧密贴合青年群体的生活场景, 如“内卷”“躺平”精准反映了青年群体在学业、职场中的竞争压力与应对心态(骆正林, 2025), “搭子”“松弛感”则折射出青年群体的社交需求与新型生活态度, 成为青年群体释放情绪、表达自我的重要话语载体, 这与 Eble (1996) 关于半反语言“承载群体诉求”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其二, 形式方面, 均采用“半反性”表达形式, 呈现“偏离主流又依托主流”的双重特征。所有样本均在语言形式上打破主流语言的书写、语法或表达规范, 同时未脱离主流语言的语义根基, 如“凡尔赛文学”通过重构主流语言的表达逻辑, 实现“隐性炫耀”的语义传递, 其核心语义仍依托主流语言中“炫耀”的内涵, 完全符合前文对“半反语言”的界定, 体现了半反语言“兼容性与反抗性并存”的核心特质(丁建新, 2010, 2013)。

其三, 传播方面, 均经历了完整的再符号化过程, 呈现“亚文化圈层生成—网络平台扩散—主流媒体认可—全民传播”的标准化传播路径。其中, 《咬文嚼字》对这类流行语的收录与推广, 是其再符号化进程中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标志(郑智斌、吕梁百慧, 2025), 这一传播过程印证了再符号化“跨圈层意义传递与重构”的核心观点(O'Halloran, 2016), 也是数智时代网络话语传播的典型特征(王秉, 2023)。

三、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的演变路径与再符号化机制

结合反语言理论(Halliday, 1976; 丁建新, 2010, 2013)与社会符号学视角(Halliday, 1978; Hodge & Kress, 1988), 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机制, 是技术赋能、群体诉求、文化语境三大核心因素协同作用的动态过程, 整体呈现“表层形式解构—中层语义重构—深层价值融合”的三阶递进特征。三个阶段层层衔接、逐步深化, 每一个阶段均具备明确的运作逻辑、表现形式与核心目标, 共同构成“半反语言”从亚文化符号向主流符号演变的完整路径。

3.1 一阶: 表层形式解构—打破主流规范, 构建亚文化话语标识

表层形式解构是“半反语言”再符号化的基础前提与初始阶段, 其核心逻辑是网络亚文化群体依托数智技术的支撑, 对主流语言的表层形式进行创造性改造, 打破主流语言的语法规则、书写规范与搭配逻辑, 构建专属亚文化群体的话语标识, 进而实现与主流群体



的身份区隔。这一运作逻辑与丁建新（2010，2013）反语言理论中“边缘群体通过话语实践构建身份边界”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也是“半反语言”反抗性特征的初次显现。

数智技术作为形式解构的核心支撑，通过降低话语创作门槛、优化传播路径，为“半反语言”的形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微信、抖音、B 站等网络社交平台的便捷性打破了传统话语创作的精英垄断，青年群体可自由运用谐音、拼音缩写、英文缩写、句式重构等方式，对主流语言进行个性化改造，创造出具有鲜明亚文化特质的话语形式；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的精准性，实现了亚文化话语的圈层化传播，使“半反语言”能够快速在目标群体中扩散，形成亚文化群体内部的话语共识。正如数智时代“梗”文化的传播特征所示，网络平台的弹幕互动、开放评论、话题联动等功能，为“半反语言”的形式解构与圈层传播提供了天然载体，加速了亚文化话语标识的形成（李彪，2025）。

以《咬文嚼字》2023 年度流行语“显眼包”为例，其表层形式解构的具体表现为：打破主流语言中“显眼”（形容词，核心语义为“引人注目”）与“包”（名词，核心语义为“容器”）的常规搭配规范，通过形容词与名词的非常规组合，形成新型名词短语；该短语字面语义为“引人注目的包”，但被亚文化群体赋予全新的指代意义，成为“爱出风头、可爱搞笑的人”的专属称谓。同时，“显眼包”的语言形式简洁通俗、易于记忆，精准适配数智时代“即时传播、快速阅读”的传播节奏，快速在青年亚文化群体中扩散，成为区分亚文化群体与主流群体的重要话语标识。再如辅助样本“yyds”，采用“永远的神”的拼音缩写形式，打破主流语言的书写规范与表达习惯，简化表达流程，成为青年群体表达赞美情感的便捷话语形式，清晰体现了“半反语言”表层形式解构的核心特征。

这一阶段的再符号化核心聚焦于“形式创新”，核心目标是构建亚文化群体的身份区隔。此时的“半反语言”仅在亚文化圈层内部传播，语义内涵较为单一，与主流语言体系的关联性较弱，其“反语言”的反抗性特征较为突出，而“兼容性”特征尚未显现，仍处于亚文化话语的“圈层化生存”阶段。

3.2 二阶：中层语义重构—丰富语义内涵，承载群体诉求

中层语义重构是“半反语言”再符号化的核心阶段，承接表层形式解构的成果，其核心逻辑是“半反语言”在圈层传播与跨圈层扩散过程中，受网络亚文化群体诉求、社会热点事件、传播语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其能指（语言形式）与所指（语义内涵）的对应关系发生动态重构，语义内涵不断丰富、延伸，从单纯的“亚文化身份标识”转变为“群体诉求表达载体”。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符号学中“符号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社会语境影响动态演变”的核心观点（Hodge & Kress, 1988），也延续了反语言“意义重

构、诉求表达”的核心功能（丁建新，2010，2013）。

数智时代推进了“半反语言”的语义重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强互动性，使得亚文化群体能够基于自身的生存诉求与情绪表达，对“半反语言”的语义进行持续丰富与延伸，不同亚文化圈层可根据自身场景需求，赋予同一话语不同的语义内涵，形成语义的多元化表达；另一方面，社会热点事件的介入，使得“半反语言”的语义逐渐与现实社会关联，从单纯的亚文化内部话语，转变为反映社会现实、传递群体情绪的社会话语载体（骆正林，2025）。正如李彪（2025）的研究所示，青年群体通过“玩梗”等话语实践宣泄生存焦虑、表达价值诉求，这一过程也推动“半反语言”的语义与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现实深度绑定，实现语义内涵的迭代升级。

以《咬文嚼字》2021 年度流行语“躺平”为例，其语义重构过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初始传播阶段，“躺平”仅在青年亚文化圈层中传播，核心语义为“青年群体面对学业、职场高压，选择放弃过度竞争、消极应对生活的态度”，是亚文化群体对现实压力的反抗性表达；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与互动的深化，“躺平”的语义逐渐发生重构，不再局限于“消极应对”的单一内涵，而是被赋予“理性选择、自我和解”的新语义，既包含青年群体对高压生活的吐槽与宣泄，也体现了青年群体对健康生活方式、合理竞争秩序的追求；同时，“躺平”的语义不断延伸，形成“职场躺平”“教育躺平”“生活躺平”等具体表达，覆盖社会多个领域，成为反映当代社会心态的重要话语符号。

再如《咬文嚼字》2020 年度流行语“内卷”，其语义重构过程同样体现了中层再符号化的核心逻辑：初始阶段，“内卷”源于学术亚文化圈层，核心语义为“学术领域的过度竞争、无意义内耗”，是学术圈青年对自身压力的表达；经过持续的网络传播与语义重构，其语义逐渐延伸为“各个社会领域的过度竞争与无意义内耗”，涵盖职场、教育、生活等多个场景，成为全民热议的社会话题，承载了不同群体对“过度竞争”的反思与对“理性发展”的诉求。这一阶段的再符号化核心是“语义丰富与延伸”，“半反语言”的“兼容性”特征开始凸显，既保留了亚文化群体的诉求表达，又逐渐与主流社会语境建立关联，为后续的价值融合与主流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3.3 三阶：深层价值融合—对接主流文化，实现主流化传播

深层价值融合是“半反语言”再符号化的最终阶段，承接中层语义重构的成果，其核心逻辑是“半反语言”在语义丰富的基础上，主动对接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逐步弱化“反语言”的边缘性与反抗性，强化与主流话语的兼容性，最终实现从亚文化符号向主流符号的转变。这一过程是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博弈、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边缘



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共生”观点的具体实践，同时印证了再符号化理论中“意义主流化重构”的核心观点（Iedema, 2003; O'Halloran et al., 2016）。

作为国内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咬文嚼字》对“半反语言”类流行语的收录，本质上是主流文化对亚文化话语的认可与接纳，其通过对流行语的语义规范、内涵解读与价值引导，使“半反语言”的价值取向与主流文化理念实现对接，为其主流化传播提供了权威背书（郑智斌、吕梁百慧，2025）。同时，主流媒体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的报道与解读，推动亚文化话语与主流价值观结合，从而丰富“半反语言”的价值内涵，扩大其主流传播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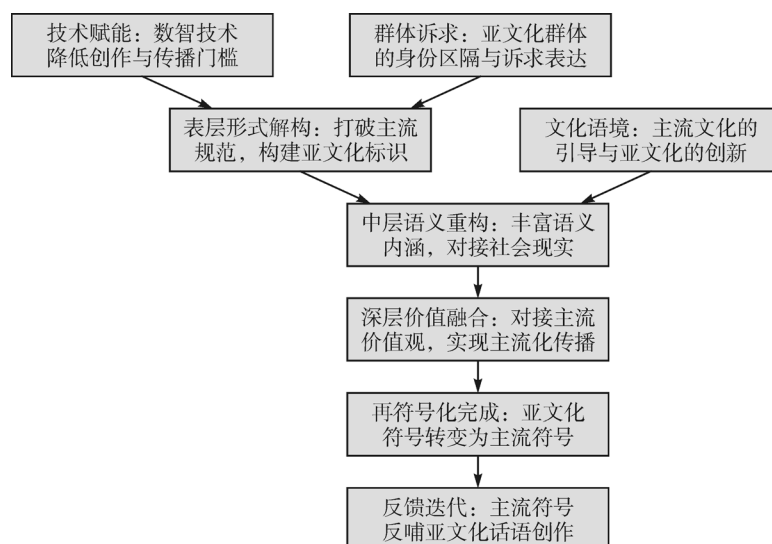
以《咬文嚼字》2020 年度流行语“逆行者”为例，其价值融合与主流化传播过程清晰展现了三阶再符号化的核心逻辑：初始阶段，“逆行者”诞生于网络亚文化圈层，核心指代疫情期间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群体，体现了亚文化群体对英雄的敬仰与对责任担当的推崇，具有鲜明的亚文化特质；随着《咬文嚼字》的收录与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解读，“逆行者”的价值内涵被进一步重构，成功对接主流文化中“责任、担当、奉献、无畏”等核心价值理念，其指代范围不再局限于疫情期间的英雄群体，而是延伸为“所有不畏艰难、挺身而出、坚守岗位的人”，成为主流话语中传递正能量的核心符号，实现了从亚文化符号向主流符号的彻底转变。

再如《咬文嚼字》2025 年度流行语“韧性”，其价值融合过程同样体现了深层再符号化的特征：初始阶段，“韧性”是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个体抗风险能力、抗压能力的表达，体现了青年群体面对困境时的积极心态与坚韧品格；经过价值融合，其核心内涵对接主流文化中“坚韧不拔、攻坚克难、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语义延伸为对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抗风险能力的诠释，成为主流话语中反映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的重要符号，实现了亚文化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深度融合。这一阶段的再符号化核心是“价值融合与主流化”，“半反语言”的“半反性”特征达到平衡，既保留了亚文化话语的创新性与灵活性，又符合主流文化的价值规范，最终实现了亚文化话语与主流话语的良性互动与共生发展。

3.4 “半反语言”再符号化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并非表层、中层、深层三个阶段的孤立运作，而是技术赋能、群体诉求、文化语境三大核心因素协同作用、动态循环的过程，其整体运作逻辑如表 3 所示：

表3 “半反语言”再符号化的协同运作机制



如图3所示，三大核心因素在再符号化过程中各司其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半反语言”完成从表层形式解构到深层价值融合の完整演变：其一，技术赋能是再符号化的基础支撑，通过降低话语创作门槛、优化圈层传播与跨圈层扩散路径，为“半反语言”的形式解构、语义重构与价值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王秉，2023）；其二，群体诉求是再符号化的核心动力，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身份建构需求、情绪宣泄需求与价值表达需求，推动“半反语言”不断完成形式创新、语义丰富与价值升级，是再符号化过程持续推进的核心驱动力（Eble, 1996；骆正林，2025）；其三，文化语境是再符号化的导向引领，主流文化的价值规范、社会热点的传播影响，引导“半反语言”弱化反抗性、强化兼容性，实现与主流文化的对接，确保再符号化的主流化方向（Halliday, 1978；郑智斌、吕梁百慧，2025）。

同时，“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过程并非单向推进，而是形成了“创作—传播—再符号化—反馈”的动态循环：当“半反语言”完成深层价值融合、成为主流符号后，其主流化的语义与价值会反哺亚文化话语创作，为后续“半反语言”的形式创新、语义构建提供借鉴，推动网络语言的持续演变与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数智时代话语传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四、结论

本文以《咬文嚼字》2020-2025年度流行语为核心研究对象，结合反语言理论（Halliday, 1976；丁建新，2010，2013）与社会符号学视角（Halliday, 1978; Hodge & Kress,



1988)，系统探析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机制，通过样本筛选、分类分析与机制拆解，结合再符号化理论（Iedema, 2003; O’Halloran et al., 2016）的核心观点，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半反语言”是传统反语言在数智语境下的新型衍生形态，核心呈现“半反性、兼容性、创新性”三大鲜明特征。其本质是网络亚文化群体以主流语言为语义根基，通过语言形式改造与语义内涵重构，实现群体身份区隔与价值诉求表达的话语实践，既区别于传统反语言对主流语言的彻底颠覆性，也有别于主流语言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是数智时代网络亚文化话语与主流话语相互博弈、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这与 Eble（1996）关于半反语言“温和反抗、兼容主流”的核心判断相一致。

第二，数智时代“半反语言”的再符号化进程呈现“表层形式解构—中层语义重构—深层价值融合”的三阶递进特征，三个阶段层层衔接、协同推进，构成完整的再符号化路径，且每一个阶段均具备明确的运作逻辑与核心目标：表层形式解构阶段，核心是通过打破主流语言规范、构建亚文化专属话语标识，实现与主流群体的身份区隔；中层语义重构阶段，核心是依托网络传播互动，丰富“半反语言”的语义内涵，使其成为承载亚文化群体诉求的重要载体；深层价值融合阶段，核心是对接主流文化价值理念，弱化反抗性、强化兼容性，最终实现从亚文化符号向主流符号的转变（丁建新，2010，2013）。

第三，技术赋能、群体诉求、文化语境是驱动“半反语言”再符号化的三大核心因素，三者相互作用、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半反语言”的跨圈层传播与意义演变。其中，数智技术（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网络平台等）为再符号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与传播载体，降低了话语创作与扩散的门槛（王秉，2023）；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身份建构、情绪宣泄与价值表达诉求，为再符号化提供了核心动力（骆正林，2025）；主流文化语境与社会热点导向，为再符号化提供了价值引领，确保“半反语言”实现主流化融合（郑智斌、吕梁百慧，2025）。

值得注意的是，数智时代的“半反语言”既延续了反语言理论中“边缘群体话语实践、身份区隔、意义重构”的核心观点（Halliday, 1976；丁建新，2010，2013），又呈现出与传统反语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传统反语言与主流语言呈现明显的对立关系，而数智时代的“半反语言”显著弱化了“反抗性”，强化了与主流语言的“兼容性”，其再符号化过程的核心并非“反抗主流话语”，而是“与主流话语融合共生”。这一现象表明，随着数智技术的深度渗透，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博弈已从传统的“对立对抗”转变为“协同融合”，反语言的形态也从“颠覆主流”转变为“适度偏离主流”，“半反语言”已成为反语言在数智时代的主要存在形态，也丰富了社会符号学视角下边缘话语的研究内涵。



【参考文献】

- 丁建新. (2007). 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 社会符号学模式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arrative: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丁建新. (2010). 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 “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 [Anti-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Marginalized Discourse][J]. 《外语学刊》[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 56-63.
- 丁建新. (2013).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 “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From Discourse to Cultural Criticism: Marginal Discourse and Society Studies][J]. 《江西社会科学》[Jiangxi Social Sciences], 33(9): 71-75.
- 丁建新, 廖益清. (2018). 语言与社会: 社会语言学导论 [Languag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胡壮麟. (2015). 《语言·符号·教育——胡壮麟教授新世纪论文集》[Language·Symbols·Education: Collected Research Publications of Professor Hu Zhuanglin in the New Century][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胡勇. (2014). 网络小说语言的反语言: 身份与言语社区的构建 [Anti-language in Online Novels: Identity and Speech Community Construction][J]. 《江西社会科学》[Jiangxi Social Sciences], (7): 103-108.
- 李彪. (2025). 中国网络流行语演化 20 年: 机理、规律与转向 [The 20-Year Evolu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Slang: Mechanisms, Patterns, and Shifts][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106-115. DOI: 10.15896/j.xjtuskb.202501009.
- 李巨星等. (2025). 隐喻式网络流行语的生成逻辑、表达类型与治理路径 [The Generation Logic, Expression Type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Metaphorical Internet Slang][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5(1): 116-122. DOI: 10.5896/j.xjtuskb.202501010.
- 李坤梅等. (2025). 原型范畴理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框架提取生成机制研究 -- 以《咬文嚼字》“2023 年十大流行语”为例 [An Analysis of the Extraction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et Buzzwords Based on Prototype Category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2023 Top 10 Internet Buzzwords from Yaowen Jiaozi][J]. 《海外英语》[Overseas English], (7): 66-68.
- 李站子, 庞超伟. (2010). 反语言、词汇语法与网络语言 [Anti-languages, Lexico-grammar and the Internet Language][J]. 《中国外语》[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7(3): 29-35. DOI: 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0.03.003
- 骆正林. (2022). 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 [The Social Mentality of Youth Behind Internet Buzzwords][J]. 《人民论坛》[People's Tribune], (10): 112-114.



- 路怡佳, 路佳祥. (2025). 网络流行语的情感传播与社会心理效应研究——基于《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 (2015—2024 年) 的内容分析 [Research on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Internet Buzzwords—A Systematic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Top 10 Buzzwords from Yaowen Jiaozi (2015-2024)]. [J]. 《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Research], (06): 34-37+79. DOI: 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5.06.012.
- 索绪尔. (2003). 《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王秉. (2023). 何为数智: 数智概念的多重含义研究 [What is Data-Intelligence: Multiple Meanings of Data-Intelligence][J]. 《情报杂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7): 1-9.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23.07.011.
- 王雅君. (2025). 近十年 (2015—2024) 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及归因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and Attribution of Internet Buzzwords from 2015 to 2024][J]. 《新媒体研究》[New Media Research], (11): 15-20. DOI: 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5.11.014
- 郑智斌, 吕梁百慧. (2025). 社会流行语演变及其趋势探究——以 2009-2024 年《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为例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Buzzwords—A Case Study of Top 10 Buzzwords from Yaowen Jiaozi (2009-2024)][J]. 《新闻世界》[News World], (9): 48-51. DOI: 10.19497/j.cnki.1005-5932.2025.09.003
- 朱黎黎. (2021). 话语身份的建构: 粉丝文化的边缘话语分析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ursive Identity: A 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Fandom Culture][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 131-139.
- Eble C E. (1996). *Slang and Sociability: In-Group Langua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Halliday M.A.K. (1976). Anti-Language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8 (3): 570-584. DOI: 10.1525/aa.1976.78.3.02a00050.
-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Hodge R. & Kress G. (1988). *Social Semiotic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Iedema R. (2003).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J]. *Visual Communication*, 2 (1): 29-57. DOI:10.1177/1470357203002001751.
- O'HALLORAN K L et al. (2016).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s Resemiotisatio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J]. *Signata*, (7): 199-229. DOI: 10.4000/SIGNATA.1223.